



## 本土文本

## 海螺里的海

□袁金泉

我们袁家人个个好酒量,就连我80多岁的奶奶现在每天都要喝上一小杯。这都缘于我爷爷的基因和影响。

我爷爷嗜酒,一天三顿,而且只喝祖传的自家酿的“海巴子酒”。爷爷的酒杯很特别,是用一只大海螺做成的。端起盛着晶莹剔透的“海螺酒杯”,对准海螺口部的尖嘴,爷爷“咕咚——”一声,一口酒下肚,满脸的皱纹就像海浪一样泛起,似乎有酒花在皱纹里荡漾。

“我们是大海的后代,下海的人怎能不喝点小酒!”在我小的时候,爷爷常常满脸红光,喜欢用喷着酒香气的嘴在我小脸上亲亲,然后说:“孙子呀,这是漂洋过海的酒,喝酒就要喝出大海的味道!”

我奶奶告诉我,在我刚出生时,爷爷就用棉球蘸着“烧酒”在我脚板上擦了几下,希望我长大后,能踏着先人的足迹漂洋过海闯世界。爷爷与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爷爷出生在黄海之滨的袁家村,70岁之前是出海打鱼的船老大大,在大海上闯荡了半个世纪。我小时候就喜欢听爷爷讲大海的故事,尤其是放假时,爷爷会带着我来到他从他父亲手中接过的渔船上纳凉。晚上,躺在甲板上,任海风尽情地吹,在船底海浪

发出阵阵“哗哗”的翻滚声中,听爷爷讲大海与袁家酒的神奇传说。爷爷肚子里似乎有一海船的故事。讲薛仁贵出海东征,将士们临行都要喝一碗壮行酒;讲八仙过海,吕洞宾、铁拐李醉酒斗法渡东海;讲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遭遇海难,国清寺住持用热酒擦身等传说。还有红色故事,比如,陶勇司令摆酒宴设计智擒海盗孙二虎等等,绘声绘色。我常常是缠着爷爷“再来一个,再讲一个”。然后,爷爷用手摸摸嘴巴上的胡须,“咕咚”一声酒下了肚,便自豪地又讲了一个:“那年呀,我们在大海上航行了一个月,在黄沙洋居然一网打了60吨黄鱼,那是一个深不可探底的深水潭,让我们狂欢了一夜,整整喝掉三坛酒。后来,有专家前来考证,居然发现了一条深水航道,由此建起了东方大港!”

在爷爷的讲述中,我的思绪常常会掠过海面,飞向天空。天上繁星闪烁,海面渔火点点,浩瀚无边的大海,就像一杯让人一饮而醉的美酒,令人着迷。幻想奇境,心胸开阔,心中便有了曹孟德《观沧海》的博大胸襟: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。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。”

然而,斗转星移,人类过多的捕捞,让海洋资源越来越少。当岁月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之初时,省政府在沿

海开展控制捕捞强度和减船转产改革,爷爷的渔船属于减船转产、渔民上岸转业范畴。

爷爷含泪挥起铁锤,砸向与自己在涛尖上颠簸、在浪谷里拼搏了几十年的渔船,拿着政府补助的3万元“双转”款,带着父亲与其他渔民上岸再就业。

那天,爷爷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酒。政府给上岸渔民都安排了工作,爷爷因年岁大了,没有合适的工作,赋闲在家,整天生闷气。最后还是奶奶懂爷爷的心思,提议说:“我看这个老不死的‘海巴子酒鬼’,还是开个酒作坊吧!”爷爷一听,还真的来了劲,眉毛一下子舒展开来:“还是老太婆懂我!”于是年近七旬的爷爷居然创业开起了海巴子酒作坊。

爷爷创业的第二天,我参加高考,爷爷送给我一只精致的海螺说:“孙子呀,我们家祖辈都是与大海打交道的,大海养育了我们,现在你父亲在参与东方大港的开发建设,你的人生也应该走向大海!”

在爷爷和父亲的引导下,我报考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。“爷爷把大海装进海螺,父亲酒杯里有星辰大海,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大海的潮汐!”在一首诗里,我这样写道。

那年,一位上海姑娘成了我的新娘,我想把婚宴办得体面一点,风光一点。爷爷说,要体面风光,就喝自家酿的酒,

我们自家酿的海巴子酒,是大海里的酒,是幸福酒、长寿酒!婚宴上,爷爷频频举杯。我的一位从北京来的同学悄悄地对我说:“瞧,你家老爷子,有什么长生不老之仙丹,如此精神抖擞,活到100岁,没有问题!”

那天,爷爷喝醉了,那是爷爷人生中的第二次醉倒。

如今,我成了国际远洋航运中心的一名引航员,引航一艘又一艘万吨巨轮到家乡的港口。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,凭海临风,我像小时候躺在爷爷的渔船甲板上,思绪万千。从开始领港5万吨以下的船到现在领港20万吨,乃至30万吨的巨轮,扬波大海,走向深蓝,我为建设海洋强国而骄傲。

90岁的爷爷,身体仍然硬朗。尽管岁月的风霜已经在他脸上留下了沧桑的印记,然而他手中那只海螺酒杯越发光滑晶莹,每天三顿酒的习惯雷打不动。

节假日,住进海港新城的爷爷,会和我碰上两杯。哦,爷爷也给我精心挑选了一只海螺,做成了一只精致的酒杯。

“在这太平盛世,享受幸福生活,怎能没有酒?”爷爷总是保持着当年船老大的豪情。

爷爷90岁生日宴上,他居然拿起手机,播放起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的歌曲,然后吹起海螺来。

## 惊梦,让你我他变成我们(散文)

□王春鸣

话剧《惊梦》,一个昆曲戏班和春社于两军交接处挣扎求生生存的故事,大时代小人物的题材,不算新,但是故事讲得真好。剧终,心里浮出四个大字:艺术至上。这是台下人的观后感,也应是台上剧想传达的心声吧。两个半小时,艺术潜入了人性深处,亦凌驾于混战之上。

细细思量,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故事,从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角度切入,所以悲欣交集,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织,形而上和形而下纠缠,有戏谑,有苍凉,有梦幻,漫漶着理想化的色彩。

与另一个阵营的老同学电话交谈后的国军将领,唱着戏里台词转身,一步步走向黑暗的舞台后方,走向他人生的散场,水磨调如泣如诉地响起,老班主大喊“长官,我们给您准备的……”忽然传来的枪声和炮声打断了他,也渐渐将美丽的曲声湮没。饰演老班主的陈佩斯彼时浑身都是戏,他沉默地微躬着站在舞台一侧,哑口无言,台下的观众远远地看他的身姿,就解读出了各种情绪的百转千回。一瞬间我甚至联想到莎翁悲剧《哈姆雷特》中那句经典的台词:“To be,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.”关乎生死,其中又映照出世万物间的终极抉择与个体的渺然。枪炮声渐渐平息,水磨调又慢慢由远而近,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,硝烟与火光散尽,眼前已是白地血迹,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”在战乱中重现

时,和晚明被压抑的女子眼中光景已经似而非。

剧终时,一直没能上演的《牡丹亭》大演三天三夜,老班主说与看官同乐,实际上是着意把这出戏班子代代相传的拿手好戏,赠予天上地下,阴阳两界、不同政治立场、不同人生信仰的爱戏之人。台下是逝水流年,台上是如花美眷,艳曲里弥漫着死的苍凉和生的希望,一种终极之美消弭了艺术的边界。汤显祖崇尚的“情之至”可以扭转乾坤,改变变化的秩序和命运的安排。“情之至”果然让阴阳相通了。

生者可以死,那是爱戏如痴的常少爷饰的睡魔神,在手持阴阳镜,引着亡魂绕戏台而行,台上唱的正是《惊梦》,让我觉得台下观戏的自己,也是墓碑一座。

死者可以生,谭世杰、王虎、陈招娣……因战争而死去的人,缘分联结于一个戏班子,一曲《牡丹亭》,但是生前却没有好好欣赏,此时终于来到了戏台旁。阴的、阳的,疯的、正常的,梦里的、梦外的,都聚在了一起。这些爱戏之人是谁?是普通人,是老百姓。“那边白茫茫的一片是什么?坟。谁的坟?打仗死的。”于是本该挑灯夜读的《牡丹亭》,就选在这冰凉空旷中上演了。

《牡丹亭》里,杜丽娘的至情感动了冥府、花神,最终因爱还魂。和春社的三天三夜,则是在白雪扑灭了战火的大地上,让传统的美,借着《牡丹亭》复活。没

有口号,没有透露深层的反战的情绪,但是老百姓想过什么样的生活,一目了然。

一段覆巢之下的悲欢故事讲好了,还把新旧艺术打通了。《惊梦》用戏中戏的结构在话剧里演了昆曲,从历史和艺术里借来声音和画面,回答传统的审美呼唤,无论时代怎么变,从传奇而来的昆曲始终没有变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叙事,但是只有根性的东西,才会永流传。新的艺术形式有强大的即时效应,古老的艺术却更加永恒,何况,它代表了一部分的中国。而我们这些观众通过看(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不及物动词),其实也成了文脉传承的一部分。是什么让你我他成为我们?有时候是信仰,有时候,是艺术,是官商角微羽的妙音,是“袅情丝吹来闲庭院”的一曲《步步娇》。

散场的时候笑声也散,泪痕也干。忽然意识到,这出话剧其实没有要我领会什么,接受什么。就是“把您伺候好”,就是单纯地享受一场演出。庆幸艺术在《惊梦》里回归了一次本真,它是彩色的,是粗粝生活底色上的嫩绿娇红,它甚至消解了死亡,又带来了一切。

眼前一直是演员在两两谢幕,而身后戏台上,水袖翩翩,两情缱绻,上演着生生死死为情多的纯美爱情,《牡丹亭》永不断幕,艺术和热爱永不断幕。

在《惊梦》多维的时空里,梦见昆曲,梦见历史,梦见至情,梦见众生。今夕何夕。今夕何夕。

## 童年的小河(散文)

□孙同林

家乡的河流是我童年的欢乐之水。

在我的家乡孙庄这片土地上,有一条叫文昌的小河,它从长江流来,流经一个个村庄,流过一座座村舍,最后流向大海。它流过四季,流在家乡的庄稼里,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文昌河是一条不规则的河流,水面有时宽阔如一片湖水,有时狭窄如一条小溪,水质却清澈,站在岸上,可以看见在水底嬉戏的游鱼和柔顺摇曳的水草。

孩子们一律喜欢玩水,他们恨不得夏天的每一寸光阴都在河水里度过。与河水的耳鬓厮磨,让我们渐熟了水性,一个个在水里就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。

入夏渐深,天气越发炎热。晌午时分,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,大人们都在村里歇凉,静寂的田野上看不到一个人影,我们几个脱得赤条条的,一个个像泥鳅一样,钻进河水里,清凉的河水冲洗着我们的每一寸肌肤,涤荡着我们每一个沾染了污垢的毛孔。那快乐盈盈的清凉时光,惹得蝉儿也羡慕

它们,它们在岸边柳树上唱着单调的歌:“热啊,热啊,热……”

年龄大一些的功成和六圣,水性极好,他们站在木桥上,先是用手踢脚做一番预备动作,然后掌心合拢,双臂前伸,身体前倾,像箭一样,一头扎向河水,我们几个小一点的站在桥上,望着水面显出惊疑的神色。突然,远处的水面上钻出一颗黑脑袋来,接着,溜光的身影出水破波,浴水的肌肤在阳光下熠熠闪烁;不一会,他们脚下踩着水,身体耸动着,抹去脸上的河水,头发左右甩动,水珠像子弹一样四射,他们得意地向站在桥上的我们挥手,然后深吸一口气,又扎一个猛子,不知去向……听功成说,他父亲极善踩水,肩膀上扛一笆斗谷子踩在水中不沉,多么令人羡慕呢。

我们这群人中有胆大一些的,先是跃跃欲试,终究没敢从桥上往下跳,而是绕到桥下去,从河边冲进水里。我们便一个个仿效他的举动,把水边弄出一片片水花来。

对于初学游泳的孩子,浅水处就

是我们的乐园。这里的水,只齐我们的大腿,光屁股还露在外面,不必担心被河水吞没。我们趴在水里,两手撑在泥上,双脚奋力踢腾,练习“狗爬”,脚后激起阵阵浪花。“游”过一阵,我们便开始打水仗,我们憋足了气掬水,用力向外洒泼,水波密集地射向对方,有时憋得喘不过气来,却又觉得畅快无比。笑声和击水声混在一起,引得桥上行人驻足看我们,临离开时,会高叫一声:“不能在水里玩太久,注意安全!”

汛期来临,小河里的水涨了好几尺,河面变宽阔了许多,大人们便不准我们下河。我曾在汛期去河边看水,平时平缓的清流,这时变得脾气暴躁,浊浪滔天,汹涌流动。我对汛期的河流,有着深深的敬畏,敬畏它摧枯拉朽的力量,敬畏它高歌猛进的气势。

秋天里,从芦苇深处摇出一条小鱼船来,那船颇有想象中乌篷船的样子,渔船“啪嗒啪嗒”地一路响来,声音传出很远。孩子们知道,那是一条打鲫鱼鱼的船,船在前面行,船后拖着网,一路响着,

网里便纷纷躲进后面的网里去了。我们在河边站成一排迎送渔船。

我们很少到桥南面去玩水。木桥的南面不远处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,树下有一片圆形开阔的水面。那里水深,我们就叫它龙潭。潭水显得幽深而静默,平常的日子,它不流淌,不涌动,像一位道行莫测的高僧,给我儿时的心灵留下神秘的印象。龙潭当然有着与龙有关的传说,这让我既恐惧又好奇。我曾幻想,那潭底是否真住着一一条龙,也许有一天它会跃出水面,腾空而去。以至多年以后,那幽潭秘影仍在我的脑海里闪现。20世纪80年代,龙潭水依然丰沛,曾在农业灌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家乡的小河,给予了我多少难忘的记忆,又流走了我多少童年的欢乐。曾几何时,清澈的小河变成臭水沟,河边垃圾处处,水面漂浮物遍布。如今,在乡村振兴建设中,经过整治,文昌河又渐渐恢复了它的丽姿靓影,河边建成了供游人游玩的农民公园文昌园,文昌小河里的清流柔波又开始与我亲近,它亲吻我的手脚,亲吻我的脸庞,为我歌唱。

## 江海新韵



## 写在成都边上(组诗)

□钱雪冰

三星堆怀古  
应该是四月  
天空的身高  
只比桃花高出三寸  
人群和牺牲一样静默  
只有火苗  
独自舔舐着即将开始的仪式  
再等半个时辰吧  
再看一眼那条回家的路  
怎样跟着夜色拐弯  
最后被远处的灯光  
轻轻纳入怀中  
戴上面具  
你看星星星涉水而来  
无论天灾还是人祸  
这方土地不会埋怨  
冗长的颂词  
你不会省略一个音符  
因为你有预感  
三千年后  
今天的一幕  
将以青铜的名义  
被完整重现

## 都江堰抒情

也曾手足无措  
但未心灰意冷  
公元前256年  
历史在成都平原  
稍稍逗留了几天  
等来了蜀郡郡守  
民间的都江堰  
从此姓李  
四六分水  
二八分沙  
这无坝引水的天才设想  
奠定了天府两个字  
最初的底色  
天时 地利 人和  
宝瓶口 飞沙堰 鱼嘴  
各司其职  
在李冰父子的调教之下  
岷江  
像一个听话的孩子  
把水旱从人  
演绎成二千六百年间  
川西平原  
最持久的  
经典

## 和乐山大佛说悄悄话

一千三百年前那个雨夜  
你把信仰安放于此  
那一刻  
你眼眸中的众生  
都是你种下的菩提  
今天这个午后  
哪怕你脚下的三条江  
同时站立起来  
你只取其中一滴  
便足以渡尽  
天下所有因果

## 青城山探幽

等待几滴鸟鸣  
在我的耳朵里  
安家  
等待几片落叶  
来到我眼前  
寻找  
它们的根

等待心里的马群  
驮上我的心跳  
去云间  
驰骋  
等待人声喧嚣后  
只剩下  
我的沉思  
追逐  
我的背影  
且上青城山  
且去老君阁  
等待清风吹月  
前来敲门

## 在黄龙溪古镇喝茶

把往事煮沸  
邀天空对坐  
马蹄苍茫  
刀枪剑戟列阵  
这是道道人心折射的  
又一道幻影  
一把瓜子  
几颗花生  
唇齿间与茉莉  
相会一回  
谁又能说  
今天黄龙溪的清风  
不是明天的新一幕  
传奇  
提前上演

## 大熊猫基地撷趣

大熊猫也有虔诚的时候  
他们闭着眼睛  
任凭阳光  
修剪它们的身影  
代言它们的象征  
它们静静地坐着  
像一尊尊佛  
此时 只有箭竹的清香  
能够把它们的童年  
唤醒  
不管是熊还是猫  
也不管大或小  
它们  
哪怕一个不起眼的动作  
或表情  
都会被误解  
都会引发一场又一场  
民间纠纷

## 峨眉山礼佛

菩萨或佛  
是每一朵云的主人  
而怀春的云朵  
总把一块石头想象为一座山  
把一座山想象为一个人  
对影成三  
峨眉以下  
所有的沉默  
都是慈悲  
想到寓言  
可四月固执  
即使峨眉再沉重  
春风也要用它单薄的身子  
驮她一程  
哪怕到了金顶  
仍是凡间  
天堂  
还在梦中  
磨牙

## 季节二题

□宋一枫

谷雨  
是日也  
朝如青丝  
午前晴空午后雨  
谷物藏在叶子里  
花开着艳丽  
她需要那一阵子的湿润  
如小麦和蚕豆  
当年谁种下的  
田头爬满了青绿  
女人在镜子前  
被正在啜酒的男子说  
赶着这季节  
把肥给施了  
云过处

雨落了一地  
瘦了天空  
胖了谷子  
  
芒种  
我把玉米种在  
一亩四分地的自留地上  
只栽了两行半  
期待能生出妙笔  
我去看她的时候  
瘦小又嫩黄  
给她补充了一种叫  
三元素的肥料  
我给她弯下了腰  
她直挺挺地长了起来

## 吕四,一个听海的下午

□邢轩轩

某一个下午我们在海边相逢  
我飞扬的思绪  
邂逅你飘举的衣袂  
便携手完成一次回归  
乡人曾驾黄鹂来  
我乘鹤去  
也能飞回流光溢彩的唐朝  
烟花三月看春雨杏花  
长烟落日听金戈铁马  
我在唐朝的风景里  
宿命般地沉沦  
又借你的葫芦舀一瓢东海水

一醉千年  
窃窃私语的潮水  
泄露了关于你和尘世的一段传奇  
关于千百年来  
生生不息的爱与别离  
关于日落与消逝的苍凉  
关于萌动与开花的欣喜  
关于你遗忘的  
或未曾遗忘的故事  
在这个下午  
我会细致入微地  
将它们装订成大海的扉页